晉綏日報

第一七五二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份農幣百元

興縣市召開騾馬大會啓事

爲了調劑解決群衆在春耕中的牲畜、農具、種籽、日用必需品等的困難，按舊例自陰曆二月初一日起至初六日止（即陽曆三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召開騾馬大會，屆時希各地群衆商販踴躍與會。

興縣市二月二

騾馬大會籌備委員會啓

晉綏邊區行政公署通令

民政字第七號

民國卅七年三月六日

各專員、縣長：

陝甘寧邊區去年遭蔣胡匪軍慘無人性的屠殺破壞，造成嚴重災情，致人民陷入飢餓境地；我晉綏人民，均應寄予關懷與可能之幫助，爭取鄰區農民不餓死一人。近據興、嵐、臨等縣之反映，由葭縣、鎮川、米脂、神府等處逃來之難民甚多，且有不斷來者，我們因無準備與統一辦法，因之，各縣安置救濟皆感困難。行署經研究討論後，在兩區未定出有組織的移民辦法之前，對已移來或陸續移來之難民，均應予以救濟安置，並須向群衆宣傳蔣胡匪軍之滔天罪行所造成的災禍，發揚天下農民一家人的互助精神，發動群衆性的救濟，以共同渡過災難。安置辦法，暫定如下：

一、安置問題：

1、已經來到各縣之難民，各該縣政府即應予以適當安置。

2、在兩區移民辦法未通知之前，陸續零散移來者，分別安置：由興縣境渡口過河者，由興縣政府安置或介紹嵐縣、岢嵐、五寨、寧武安置。由臨縣境渡口過河者，由臨縣政府安置或介紹到方山、嵐縣、靜樂、交城安置。興臨兩縣政府並應定出辦法，派專人到境內難民入境渡口各村，於難民過河後，負責辦理安置手續或介紹他們去縣政府辦手續。

3、其他沿河各縣，如有難民到境者，可就近安置於本縣，或請示專署分散介紹安置於本分區各縣。

4、安置要分散，不要集中，如難民過多時，每較大自然村可安置三戶至五戶，要選擇土地多，鬥爭果實多，容易展開生產（如能打炭、砍柴、掃硝及其他生產事項）的村莊。

二、幫助與救濟問題：

1、難民之生活，主要應依靠自力展開解決，政府救濟只限於確實沒辦法者；是救急性的救濟。

2、難民過河後，到達所指定安置之縣份去，如確無路上口糧者，渡口上所派專人或受委托之渡口村莊及所經縣政府，可補助路費，大口每人每天小米十兩，小口每人每天至多六兩（十四歲以上爲大口，三歲至十三歲爲小口）。並應於路條或介紹信上，註明所發數量及日數。

3、到達安置村莊後，馬上即無口糧者，主要由村中（行政村）鬥爭果實中，經群衆討論救濟，如村中無鬥爭果實者，由政府按人口酌情救濟。原則上不超過十天至半個月的口糧。勞動的男人，每人每天不超過半斤，其他的婦女小孩，每人每天不超過四兩。難民所到達之各村莊農會及政府，必須設法代找工作或幫助組織生產。

4、長期安家者，分給土地、房屋、用具、農具；臨時逃難者，可調劑給土地用具等（沒所有權）。介紹不明者，暫按臨時逃難安置。

5、縣政府及指定之渡口村莊所給路費救濟糧，向財政處報銷。

三、審查問題：

因很多難民，無正當介紹，故須由所到地之農代會或政府，進行審查，審查其成份、家庭狀況、所持介紹、逃出原因，其精神主要在分別農民與逃避清算的地主富農及真正逃難與逃避支前負担或別有用意之份子。成份來歷可疑者，各縣政府可直接寫信向其原籍縣政府要証明。如証明係地主富農及其他有問題者，則須徵求原籍縣政府之處理意見，分別處理之。

接令後，希遵照執行，並將安置情形及安置中所發現之問題，隨時報署。

此令！

代主任 武新宇

代民政處長 喬鍾靈

財政處長 黎化南

中共中央委員會 電賀宜川輝煌勝利

晉綏邊區各界去電祝捷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西北人民解放軍於三月一日在陝北宜川附近全部殲滅胡宗南主力整編第二十九軍軍部及其所屬兩個整編師，取得輝煌勝利，中共中央委員會於三月二日特馳電祝捷，原電如下：彭德懷、張宗遜、趙壽山同志並轉西北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揮員戰鬥員同志們：慶祝你們南綫進攻全殲胡匪整編二十九軍軍部及整編二十七師、整編九十師的偉大勝利，尚望繼續努力，爲解放大西北而戰。中共中央委員會。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

（本報訊）西北人民解放軍宜川地區大捷消息傳抵此間後，全邊區軍民歡騰鼓舞，中共晉綏分局、晉綏邊區行政公署、軍區司令部及邊區各界特馳電慶賀。原電如下：西北人民解放軍彭總司令員張趙副司令員，並轉西北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同志們：你們督師進軍，在解放大西北的光榮戰鬥中，首戰即獲得空前巨大勝利，一舉全殲蔣胡匪精銳一個軍部、兩個師部以及四個整旅，捷音傳來，我晉綏全體軍民歡騰鼓舞。你們的這次大捷，加倍地鼓勵着正在爲消滅蔣介石匪幫的統治，爲祖國獨立和平民主而戰鬥的解放區軍民，更勇猛地向最後的勝利目標邁進，也將帶給在蔣胡匪蹂躪下苦難重重的人民以喜悅和希望，而垂死的蔣胡匪幫，則將在你們沉重的鐵拳痛擊下，戰慄與走向崩潰。我們晉綏全體軍民決以全力支援你們，貫澈土改，發展生產，加強支前。並預祝你們在解放大西北戰鬥中獲得更輝煌勝利。

西北前綫我軍又獲勝利 再克宜川殲敵一個旅

蔣胡匪軍長劉戡師長嚴明被擊斃

（新華社西北前綫四日電）人民解放軍殲宜川西南大捷後，又於昨（三日）晨八時攻克宜川，並將宜川城守敵胡匪整編七十六師二十四旅旅部及其所轄之七十團、七十一團，該縣僞縣政府等全部殲滅，戰果正清查中。按整編二十四旅曾於去年十月延長清澗戰役中首次被我殲滅，旅長張新亦被生俘。現該旅所轄之七十團及七十一團，係七十六師一四四旅之四三零團及四三一團改稱。宜川城曾於去年十月二十一日被我首次解放，同月二十五日，我主動撤離。

（新華社西北四日電）解放軍一日在宜川西南殲滅蔣胡匪嫡系精銳一個軍部、兩個師部和四個整旅的大捷中，已查出匪整二十九軍軍長劉戡及整一軍九十師師長嚴明，均在戰鬥中被擊斃。劉戡係湖南桃源人，四十九[illegible]，黃埔軍校一期生，蔣匪陸軍大學六期生，蔣黨中央候補委員，屬復興系，歷任九十三軍軍長、十[illegible]集團軍副總司令、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重慶衛戍副總司令等職，去年三月蔣胡匪進犯延安時，任左翼兵團司令官，親率四個師七個旅，由洛川犯我鄜縣。嚴明係湖南祁陽人，四十六歲，黃埔四期生，歷任胡匪第一師旅、團長等職，爲胡賊親信。彼等竄犯邊區，所到之處，無惡不作，人民恨之入骨，此次終獲應得的懲罰。

懷仁、左雲地方武裝 痛擊搶粮抓丁閻匪

（新華社綏蒙二日電）活動於懷（仁）應（縣）平川之我懷仁地方武裝，於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八時，在應縣東北三十里某地，伏擊應縣閻匪第六游擊隊（由匪工作隊編成的特務武裝）六十餘人。打死敵十三人，打傷七人，活捉四人，繳獲小砲一門、步槍兩支、小砲彈三發、子彈二百二十發、手榴彈廿餘個、皮衣五件。二月十六日，左雲敵保警隊四十餘，到城南十里之劉家窰抓丁要款，我二區武工隊當即趕往襲擊，敵倉慌逃竄回城，使群衆未受損失。二月十九日，左雲閻匪三十八師二團一營兩個連，配合保警隊五十餘及逃亡地主等三百餘人，到城南劉家莊一帶搶粮抓丁，我左雲地方武裝游擊隊一部開訊趕來，分數路向敵進攻，敵不支逃竄，我奪回糧食三口袋，衣物用具一部，歸還群衆。（志國）

文水某區保家隊戰鬥中擴大

（新華社晉中三日電）文水某區保家隊，於上月二十七日，協同某村群衆，擊退閻匪平陶、宜亭兩鄉公所人員與閻匪二零五團一部。二十七日，閻匪平陶鄉公所三十餘人，犯某村搶粮，保家隊開訊，即分三路衝進村內，俘閻匪一名，將敵擊退。後閻匪二零五團一部又掩護該兩鄉公所人員再次到該村搶粮，我保家隊與該村群衆待敵一部進村後，又從村外分數路進入村內，以手榴彈步槍向敵射擊，閻匪倉慌逃走，糧食未受損失。該區保家隊自二月初成立以來，不到一月，共作戰五次，斃閻匪四名（內有鄉公所中隊長一名），俘六名，繳獲長槍四支，子彈六十餘發，手榴彈六顆，糧食等一部。在保家隊積極戰鬥下，某村又有十餘青年參加保家隊。（王四、青雲）

崞縣游擊隊 殲敵二十七名

（崞縣訊）崞縣游擊隊主動打擊敵人，×中隊在某村一帶，打死打傷敵九名，活捉十八名，得了輕機槍一挺、步槍三支、子彈二百餘發。消息傳到後方，各村翻身農民異常興奮。（通訊組）

（偏關訊）二月廿一日，清河偽匪三十餘圖犯我黃龍池搶糧，走到某村路上，踏響地雷一顆，炸死一人、炸傷二人，偽匪沒敢前進，慌忙逃走。（李弼）

興縣劉家曲開農會
逐戶解決種籽困難
對不好好勞動的提出批評

（興縣訊）三區劉家曲，開農會討論生產問題。會上，首先研究解決春耕種籽，全村四十八戶，有麥子、豌豆等種籽的只有十三家，而且數量很少，單靠貸糧和鬥爭果實，不能全部解決種籽困難，大家將缺籽的提出來一家一家討論，自個有辦法的盡量自己解決，沒辦法的，可由農會設法幫助解決。當討論到孟年孩、康殿珠時，大家向他們指出：按他們的家庭情況是困難，應該幫助。可是他們有好坪地不好好勞動，又浪費東西，每年總有幾個月沒吃的，年年吃貸糧，康殿珠去年大家給他湊了幾升綠豆籽，要他趕下過雨搶種，他卻偷着擴得吃了，大家對他們這種行爲提出嚴正批評。討論到餵牛問題時，牛孝良提出：「大家要發揚一家人的互助思想。」牛金拴也提出一個辦法，一垧地二十斤草、升半料，其餘人工變人工，不管還誰家的地，兩家都去人幫助。大家認爲這個辦法很好，二十斤草、升半料，僅夠一個牛吃一天，還和夥喂牛一樣，今年普遍缺草料，長人工，如果不這樣，牛沒吃的就難揭地。根據這辦法，各人自找對象，九家沒牛戶都給解決了，只有牛水斗有十幾垧地，沒有草料，也沒人力，大家認爲放在一個人身上，擔負不起，全村設法給他把地種上。最後，大家覺得生產要有一個領導才好，經過熱烈討論，選出思想較好，能幫助大家的孟四珍、李二孩等六人，組成生產領導委員會，負責組織領導和檢查全村生產。孟維海（以前錯訂爲地主，這次改正爲中農）被選爲生產委員，他很高興。現在，村裏忙着送糞、砍柴。（常可均）

兩個村的中貧農調查

何哉

團結中農是土改的兩條基本原則之一，但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還缺乏研究材料，最近我們在綏德義合七鄉兩個村子作了專門調査，特整理如下，供各地參考。

綏德義合七鄉有兩個中等的村子，戶數、人口、土地都大致相等，一個在內戰時經過土地革命，一個在當時爲游擊區，土地未被分配，但都反映着一個共同特點：即中農佔很大數量，並已擁有大量土地。如姚家溝一滿有七十四戶，二百二十七人，有地七百三十七垧，經過一九三六年的土地革命，及去年春的土改，地主土地被分配以後，中農即有三十四戶（約佔全村戶數的百分之四十五），一百八十一口人（約佔全村人口百分之五十五強），有地四百六十六垧（約佔全村土地百分之六十三強）。再一個村子是黃家川，全村也有七十四戶，三百三十三人，有地六百七十垧，未經過土地革命，但由於在我新政權下，經過減租減息及歷年的「併地」運動，特別是去年春的土改，使土地的佔有關係發生了基本變化，全村中農即有三十八戶（約佔全村戶數百分之五十一強）有二百零一人（約佔全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強），有地四百二十四垧（約佔全村土地百分之六十三強）。

前一個村子的中農有兩部份，一爲老中農有十一戶，一爲新上昇的中農有二十三戶，後一個村子的中農係三部份組成：（一）由富農下降的有五戶；（二）幾年來變動不大的有五戶；（三）向上發展的有二十八戶（其中由貧僱農上昇的二十戶，由中農上昇爲富裕中農的四戶，有四戶在幾年中購進了地，或生活比過去富裕）。前一個村子上昇的中農已佔全部中農的百分之六十七，後一個村子向上發展的中農佔百分之七十四，這兩個村的中農各佔該村全人口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其中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四是在新政權下扶助和發展起來的。

兩個村子的中農上昇有四個直接原因：（一）直接分得地主土地；（二）減租減息「併地」運動，地主大量典賣土地；（三）政府領導生產，勞動致富；（四）具有勤儉的習慣。如黃家川向上發展的中農有百分之七十四；全村六個有煙嗜好的居民，中農只一個，幾年來全村選舉過五個勞動英雄，全是中農；全村有七十三個勞動力，中農即有四十四個；全村的好勞力共有三十七個，中農即佔三十個。

中農在舊社會是被壓迫階層，黃家川的三十八戶中農中，十七戶是幾輩子受過剝削的，十二戶在舊社會受過使他們難以忘記的更大壓迫；黃胡蘭的父親被地主黃巨富氣死的；馬應生被雷家溝地主逼得臘月三十不得回家；馬建凡的父親原爲嗣子，被地主馬超海整整欺辱了一輩子，……舊社會所給予他們的痛苦，使他們在新政權下翻身後具有愛護邊區擁護政府的深厚基礎，養成了勤勞樸素的意識。在土改中，中農中有一部份還有着經濟要求；黃家川的中農中有十戶的土地還少於全村平均數，有十七戶還欠着債，有七戶的土地百分之九十以上爲壞地及較壞地，有八戶完全沒有園子及園子太少。

黃家川村子近幾年中有十六個青年參軍，其中九個是中農；幾年中參加村長及村主任工作的共有七人，其中六人是中農，今年全年交公糧七十六石六，中農中負担四十七石。這次土改中，中農全部參加運動，二十二戶最爲積極；在新的村農會及生產救災委員會中担負工作的佔百分之六十三，在新村長及新議員中佔百分之六十五。

今天中農中還有一部份長餘勞動力需要尋求適當途徑解決；如黃家川中農的四十個勞動力中，不長餘勞力的只有九個，長餘二分之一勞力的有十一個，長餘三分之一的有九個，長餘四分之一的有五個，長餘五分之一的有六個，即是說中農的四十個勞力中有十個以上的勞動力長餘着。

在人民政權下，貧僱農階層也起了變化。如黃家川在舊社會只有四十四戶人：地主兩戶，富農三戶，富中農四戶，中農十四戶，貧僱農二十一戶。新社會以來，富農下降了兩戶，地主削弱了兩戶，新來五戶，有十八戶分居成四十一戶；如此，地主富農爲三戶，富裕中農增爲五戶，中農增至三十三戶，貧僱農爲三十三戶。貧僱農戶在舊社會佔全村戶數的百分之四十三，現在佔百分之四十四（土改時訂的成份），但原來的二十一戶貧僱農已分居增添爲三十三戶，其中二十戶已上昇爲中農。今天的貧僱農另由四部份組成：（一）由富裕中農下降的有五戶；（二）由中農下降的十三戶；（三）有外來的三戶；（四）原來的老貧農只有十二戶，就是說今天的貧僱農有三分之二是新的成員。十八戶中農下降的原因：（一）由於增多了人口土地不夠種，分居下降者有三戶；（二）因天災人禍及壯丁出征沒有勞動力者有四戶；（三）因不務正業喜愛賭博，致而下降者三戶；（四）染上嗜好及不好勞動下降者有八戶。十二戶老貧僱農不能上昇的原因：（一）四戶是老弱殘廢及孤寡；（二）一戶是去年才逃伍歸來；（三）兩戶土地太壞，五戶土地太少（其中一戶有嗜好）。

綜合今天貧僱農的狀況：（一）由於土地少及[illegible]

（轉自陝甘寧邊區群衆日報）

合夥喂牛要勤勞·張媚小不如李來來

（保德訊）三區背草溝貧農張媚小，去年七月土地改革中，分了一條餅牛，和移民李來來固定夥喂使用，輪到李來來喂時，人家很關心。可是輪到張媚小，就對牛很不愛護，光使川不好好喂養，有次村裏人都知道他沒飲牛，李來來說：「你沒飲的話，我替你去飲。」他卻說「飲了」，其實是哄人。農會曾幾次批評他，他都不改，結果把牛喂的瘦乏無力了。最近衆人又教育警告他，如不再往好喂的話，就要把牛撤回，另轉別人喂養。（張培學、徐良明）

離石薛家坡
貧農團擴大
討論增加中農代表 選舉生貴領導生產

（離石訊）二月十八日夜，四區薛家坡自然村貧農團討論擴大貧農團，團結中農的問題。元義和昌興說：「年時行政村鬧貧農團大會，審査的太嚴了，有一點毛病，就挑出去了，是人總有些毛病，反正本質好時，咱可克服他的毛病，休叫關在門外頭。」討論好以後，大家就介紹了九個人叫審査，大家說：「德勝老漢沒問題，就是因爲怕孩子長不大，參加了幾天「勝天道」，退出也十幾年了。曜興當了三個多月農會幹事，對工作還好，鬥爭地主堅決，就是背推責任，咱可教育他：。」審査結果，吸收了五人參加了貧農團，這五個人很歡喜。貧農德勝老漢說：「我早已退出了勝天道。」工人鐵桂說：「我以後絕對不賭博了。」貧農恩賢說：「我過去討吃時，手有些不穩，今後，眞金子也不拈人的了。」耀興說：「我過去背推責任，有些猾頭，今後一定要改正，我有甚缺點，盼望大家當面批評教育我。」

最後討論團結中農問題時，大家說：「過去咱們一色清了，連個中農代表也沒有，咱村二百四十多人，貧僱農男女已有八個代表，其餘四個代表應分給中農，明天大家商議把農會整理一下，把代表醞釀出來。」

又提出中農生貴老漢，對作務莊稼通行，決定選他當生產委員，組織領導全村生產。（劉錦堂）

○×○×

交城米家莊
改正成份增選中農代表

（新華社晉中電）交城三區米家莊改正錯訂成份，該村出席區農民代表會的代表張金珍等回村後，即說服貧僱農，改正成份。在農民會上張金珍等檢討過去團結中農做的不夠，中農聽了非常感動。貧農團即提出改選村代表，增加中農代表，選舉結果，中農代表由二人增至九人，隨即研究改訂成份，大家認識到改正成份好處很大，給憑勞動致富的人摘了帽子，敢好好生產。中貧農團結力量也更大了。改正錯訂成份後，中農吉玉子說：「這下可鬧對了，過去追三代離也不敢往好裏鬧，還下有本事的可放心鬧吧！」代表會隨即研究退還被錯鬥者的東西。

代縣上瓦窯頭村
婦女參加農會
分果實和男人共同評議搭配

（代縣訊）二區上瓦窯頭村婦女，積極參加各種政治活動。去年十二月初，該村成立貧農團時，有三十來個婦女自動參加，白宗女、賈花花、王勝棠等三人當選貧農團委員。成立農會時，全村六十多個婦女中除幾個年歲大的老婆未參加外，其餘都參加了。選代表時，男女一起選，婦女白宗女、賈花花、王勝棠、[illegible]白女五人當選代表。在分配果實時，婦女非常積極，都說：「男人分，女人也有一份，也要去分。」[illegible]會上參加評議，[illegible]一家許[illegible]先小腳[illegible]手勢比劃，手指[illegible]上是褲子，[illegible]是腰子，大家[illegible]後，推一個代表說[illegible]。瞻明[illegible]，要了三件棉衣、三條棉褲，[illegible]子等衣服。[illegible]、白宗女等代表婦女說：[illegible]

朔縣沙家町村婦女
做軍鞋支援前線

[illegible]（國威）

營口及新開原兩次戰鬥

我軍殲敵六千四百餘

（新華社東北四日電）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頃發表第二十六號作戰公報，公佈營口及新開原兩次戰鬥經過及初步戰果統計如下：

我野戰兵團一部，繼攻克「鋼都」鞍山後，揮師南下，乘勝直搗東北蔣匪兩大要港之一的營口。蔣匪爲圖增援頑抗，於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曾以飛機載美籍軍事顧問，前往該地視察一小時，佈置着陸，擬於翌日空運援軍到達。但我軍迅即於當晚八時發起攻擊，而駐守該城之蔣軍五十二軍暫五十八師，亦同時光榮起義，逮捕該軍副軍長鄭明新、交警總隊長李安及偽營口市黨政匪首袁明達等匪三十八名，並將警察、憲兵、保安隊等部千餘解除武裝，毅然倒轉槍口，歸向人民。我攻入市內之部隊，與頑抗之敵激戰九小時，盡殲城防司令部及交警總隊敵二千餘，於二十六日上午五時，完全解放海陸交通要港營口。次日，另部我軍發動對瀋陽以北中長路上要鎮新開原之進攻，自二十七日下午四時開始攻擊，經三小時戰鬥，全殲守敵五十三軍暫三十師第一團及法庫逃敵暫六十二師殘部等三千四百餘名，收復清河橋頭敵之強固據點新開原。兩次戰鬥，初步統計戰果如下：殲敵共六千四百九十三名，其中生俘敵五十三軍副軍長鄭明新、五十三軍暫三十師一團團長呂信績、交警總隊長李安、副總隊長、參謀長等以下五千八百八十八名，斃傷敵官兵六百零五名（計營口之役殲敵三千零九十三名，開原戰鬥殲敵三千四百名），繳獲戰防砲二門、擲彈筒十五個、機關砲三門、輕重迫擊砲十二門、六零砲三十門、衝鋒槍八百零九支、重機槍二十八挺、輕機槍一百五十三挺、長短槍二千零四十六支、戰防槍兩支、自動步槍九十三支、各種子彈三百六十五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發、各種砲彈四千九百七十七發另四百六十箱、手榴彈一萬六千三百五十八顆、汽車十一輛及其他物資甚多。

東北我軍在遼河口截獲蔣船兩艘

（新華社東北四日電）解放軍攻克營口後，上月二十八日於遼河口截獲由葫蘆島駛來的蔣匪兩千五百噸破冰船「北極一號」及美帝援蔣之「中一零五號」三千五百噸登陸艇各一艘，繳獲大米一百五十萬斤，各種子彈二十萬餘發，各種砲彈八百八十發，輕機槍二挺，短槍兩支，望遠鏡兩付，並俘獲蔣匪聯勤總部少校押送員秦（皇島）葫（蘆島）港口司令部少校押送員等，同船並俘獲美籍大車（即機長）一名。

換戶鞭打催糧急 農民被迫逃他鄉

陝西蔣區人民痛苦

（新華社西北四日電）綜合蔣區報紙消息：陝西蔣區人民在蔣匪統治下，生活極端痛苦。該省郿泉縣，人口不到十一萬，去年前十個月內，蔣匪用「徵實」「徵借」「軍購」等名目搶奪的糧食，即達十四萬石，這還是「減半徵收」的縣份，其他縣份負擔更多。蔣匪又巧立「索負」名目，逼迫人民出錢買壯丁，目前每名要三千萬蔣幣，去年該縣抽丁三次，全縣人民負擔以百億計。鳳翔縣催粮甚急，蔣匪委員和警察、保丁下鄉，人手執二尺多長的戒尺或荷槍實彈，每到一村，先團團包圍，再挨戶鞭打催逼一次。某村農民聞風逃散，那些匪徒就把跑不動的老漢、婦女、娃娃五十餘人，一齊綑在樹上，用戒尺挨次審打，且槍殺一個出不起粮的老婆婆，逼着農民把農具和傢具折價交粮。永壽縣屬常寧鎮五保某村二十五戶人家，被追繳逼迫逃離鄉境的人達三分之二。關中各縣常見的捐稅名目，有所謂身份證費、灶具費、生育登記費、鄉保人員給發役、「民兵」給養費、新水費、槍械費等廿多種，永壽常寧鎮一個十多戶的小村，去年八月一個月，就出了二百廿萬零八千蔣幣。醴泉縣東鄉某村有七十戶，去年上半年因出不起款子而借萬利的，就有六十四戶。各家夏收的粮食還在場上，就被徵粮的搶走了。

美共四被捕領袖 進行絕食鬥爭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塔斯社紐約二日訊：前遭美反動當局橫加逮捕的四個傑出的反法西斯領袖美共領袖威廉遜、海員工會副主席共產黨人史密斯、化學工業工人工會副主席多爾及艾斯勒，在里斯島的監獄裏，宣佈進行絕食鬥爭，抗議司法部拒絕在審訊前保釋之無理舉動，並寫信給司法部長克拉克，譴責他仿傚希特勒的方法，監禁進步人士。

真理報評印尼局勢 殖民地侵略者 阻止不了人民的獨立鬥爭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莫斯科訊：真理報國際觀察家二月二十九日對印荷「倫維爾協定」發表評論，首稱：由於所謂「調停委員會」（美國代表在其中起領導的作用）的粗暴壓迫，印尼共和國政府被迫與荷蘭侵略者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協定。由於美國壟斷資本家的支持，爪哇與蘇門答臘最富饒的石油與樹膠產區均已爲美荷壟斷資本家所控制，然而這並不能滿足侵略者，根據美國的主張，「倫維爾協定」還規定了印尼共和國併入僞「印尼合衆國」。華爾街的主人，以馬歇爾計劃的殘羹剩飯，收買了分崩離析的荷蘭殖民帝國的統治者，要使印尼成爲廉價的戰略原料取用不盡的來源地。爲了把印尼變爲菲律賓第二，美國力圖摧毀印尼人民在與日本侵略者進行殘酷的戰鬥中贏得了的獨立。觀察家繼稱：「調停委員會」美方代表格拉罕於其開始活動時，便首先在日惹與巴達維亞：宣講原子彈，這證明着威脅、欺詐、利誘……種種辦法，都利用到了，並與印尼內部的上層動搖、叛變份子進行了長期的秘密談判，並製造了一個包括親美部長在內的新內閣。同時，「調停委員會」則佈置舉行喪權辱國、危及印尼共和國生存的協定。觀察家結語稱：格拉罕在美艦「倫維爾」號上所獲得的這種「勝利」絕不是牢固的，印尼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是阻止不了的，殖民地侵略者諸君，應牢記這一點。

印尼人民不滿哈達內閣 要求成立新人民政府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日惹訊：印尼人民對美荷傀儡哈達內閣的不滿已日益增長。印尼左翼勞工組織週前曾舉行會議，並通過決議一項，指責哈達內閣反人民反民主的實質，認爲總統制導政內閣的組成，意味着抑制印尼人民的民主權利。該組織並號召各進步黨派團體，爲反對哈達所頒佈之反動法令（包括禁止群衆示威等）及建立議會制民主內閣而鬥爭。另據印尼通訊社消息：印尼職工會中央委員會已與勞工黨領導機關一致行動，以促成新的印尼共和國人民政府之建立。

要求增資及不要解僱工人 日五千工人示威遊行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東京訊：上月二十八日下午，日政府及公共機關僱員工會五千餘會員，在細雨霏霏中，於日皇宮前廣場舉行示威，要求反動當局給予最低工資，並收回解退工人的命令。示威者向國會及首相官邸遊行，宣稱：如不允許他們的要求，將自三月八日起「集體請假」。在此之前，擁有五十萬會員的鐵道工人工會，於二十五至二十七日三天內，亦舉行二十四小時罷工，要求增資及津貼。大阪地區，遞信省一萬六千工人，決於三月一日開始同樣性質的罷工，並要求不因裁員而解僱工人。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去年日本工人階級不顧麥克阿瑟禁止一切罷工活動的反動命令，進行了爭取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持續鬥爭，且表現了驚人的力量。據東京日勞工省二月二十八日發表的官方統計：一九四七年僅十二月一個月中，參加工潮的即有一百九十三萬五千工人，發生勞工糾紛共六十九次。去年全年共發生勞資糾紛七百七十六次，參加工潮的共達二百六十五萬五千工人。一九四六年全年發生工潮九百一十次，參加工潮的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人。（按日本全國各地方性、全國性工會約[illegible]，有組織的工人約[illegible]，全國工人則有五百萬。）

蔣日貿易計劃 供應日寇工業原料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據合衆社南京一日消息披露：蔣匪政府已制定一九四八年蔣日貿易計劃，包括九十四種出口貨，七十九種進口貨。蔣匪爲適應其內戰需要，將從日本輸入一萬二千五百噸機器，五十萬噸鐵路枕木，兩百噸炸藥；出口貨中，則包括三萬噸銑鐵，五十萬噸鐵苗，五十萬噸食鹽，此外爲大豆、食糖、豆油、花生油等。此項計劃，充分顯示美帝國主義正進一步將蔣區變爲日本工業原料特別是重工業原料基地之一，並使日本作蔣匪內戰供應站之一。

青島蔣匪 大肆抓丁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據青島蔣匪官方民報透露：蔣匪又在青市大肆抓丁。上月三、四兩日，武裝蔣兵突出現於大街上，行人中凡青壯年，均被抓上卡車，載赴碼頭。僅東鎮一處，長春路、太平路一帶被抓去即達一百二十餘人，市北青海路一次抓去二十四人，民衆高價購買「壯丁」一人，此等「壯丁」已於五日晨運往烟台，將一律編充蔣匪軍。

印尼獨立鬥爭的新階段

（新華社社論摘要）

新華社十一日發表題爲「印尼獨立鬥爭的新階段」的社論，其中指出：由於美帝在印尼製造了重新奴役印尼人民的「倫維爾協定」以及製造了堅決執行這個協定的哈達內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印尼人民的民族獨立解放鬥爭，已經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第三階段。社論追述：在第一階段中，印尼人民爭得了光榮的獨立國的地位。在第二階段中，由於美帝的干涉與陰險外交手腕，以及印尼上層份子的動搖與叛賣，荷蘭帝國主義取得了暫時勝利。繼即指出，在印尼人民的獨立戰爭中，我們一方面看到美帝在侵略印尼的帝國主義集團中，顯然已處於領導的地位，華爾街所感到興趣的，是如何攫取印尼的橡皮、錫、石油、奎寧等特產，攫取印尼的市場和印尼的國家主權，美帝與荷帝一樣是印尼人民的主要敵人，是很明白的了。同時又看到：印尼的動搖的上層份子叛賣印尼民族的利益，並在印尼民族陣營中造成分裂。在印尼民族陣營內部，有兩條清楚而對立着的路線進行鬥爭：一條路線是少數上層份子的路線，他們懼怕美國帝國主義，並對美國帝國主義抱着幻想，對於印尼人民及其領導者印尼共產黨，則採取敵視態度，他們不是去揭露美國帝國主義與荷蘭帝國主義狼狽爲奸的實際情形，而是在印尼人民中散佈對美國帝國主義的幻想，不是去號召人民對荷蘭、同時對美國帝國主義作堅決的鬥爭，而是向美國帝國主義屈服，因而就是向荷蘭帝國主義屈服，這些動搖份子在向美荷帝國主義屈服後，還說什麼要「反對美帝的影響」，裝起中間的面孔，實際上是站在美荷帝國主義及美國傀儡哈達政府的方面，反對印尼民族的解放。不堅決起來反對這些動搖份子和投降叛賣的份子，印尼民族與人民的解放是不能想像的。另一條路線，則是印尼人民所應當遵循的路線，這就是要揭露美荷帝國主義的狼狽爲奸，揭穿美國帝國主義外強中乾的實情，並堅決與動搖叛賣鬥爭，堅決相信印尼人民解放的偉大事業一定勝利，不怕暫時的困難，不怕一時的挫折，再接再厲的進行反對美荷帝國主義與哈達政府的鬥爭。只有這條正確的路綫，才能領導印尼人民取得勝利。社論最後寫道：「美荷帝國主義的狼狽爲奸，「倫維爾協定」的訂立，動搖份子的叛賣，傀儡政府的登台，絲毫也不能解決印尼人民獨立戰爭所以因之爆發的根本原因。目前的情況，雖然可能使印尼人民的獨立解放運動遭受暫時的困難，但是由於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其兇狠毒辣的程度決不亞於荷蘭帝國主義，由於美國帝國主義經濟危機很快就要到來，由於全世界人民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和中國人民在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的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印尼人民的覺悟將會大大提高，將會拋棄對美國帝國主義的幻想和恐懼，拋棄印尼上層少數懦弱無能的叛賣動搖份子，堅決的走上反對美荷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新的鬥爭中去。這種擺脫懦弱無能的動搖份子的領導的、反對美荷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將是印尼民族獨立戰爭今後發展的特點。這個鬥爭雖然是長期的艱苦的，但是會更加接近了印尼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因爲美國帝國主義乃是侵略印尼的一切帝國主義與印尼一切反動勢力的最後支柱，如果印尼人民覺悟到必須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並且打敗了美荷帝國主義，那麼就再沒有別的帝國主義者敢於妄想奴役印尼人民了。同時，在反對美荷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新的鬥爭中，印尼的民族統一戰綫仍將是極其廣泛的，除了美荷帝國主義的走狗及動搖份子外，工人、農民、中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份子，都將包括在統一戰綫之內。印尼人民必須從痛苦的經驗中學會再不能把信任托付給動搖份子和妥協的黨派，而應該把自己的信任托付給人民革命組織，尤其是印尼的共產黨。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對過去的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的勝利，對現在的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的勝利，是值得印尼人民的借鑑。」

38 紀念婦女節專刊

向母親們說幾句話

李培之

（一）一部份母親的苦悶

母親們中，有一部份是黨員，未婚前會作過若干工作，有些還是很積極的幹部。但結婚後，生了小孩，要作母親。小孩的事務和工作有很大的不同，洗尿布、餵奶、做飯……於是覺得自己每日在油鹽柴米中打圈子，工作不能做，會議不能到，文件不能看，在這種繁重瑣碎事務中過生活，還被人稱為家屬，當家屬在待遇上又和一般幹部在精神上、物質上、政治上有了差別，她們不滿於這種生活，不安於這種條件，等待組織上給以美滿的解決，可是組織上又有許多困難，不可能把每個人的要求很好的滿足。因而在母親圈中是牢騷之聲，私相播送，許多人失去了光明前途的信心，這是一部份母親的苦悶。

（二）孩子是誰的

解除這種苦悶，還得弄清一個問題：「母親們現在帶的是誰的孩子？」

我們的孩子是他們自己父母生的，因而是這些父母的孩子。但這只是狹隘的看法，實質上我們的孩子是革命父母事業的繼承者，因而他們一生下來即是社會的孩子，不是「養子防老」的個人主義，宗法主義的子孫。咱們這一代沒有那個人等待自己的兒子給養老送終的吧？

孩子既不能看作某人私有，但又得承認是某人的孩子，問題的矛盾往往由此發生，這個矛盾需要統一。

生孩子的父母，特別是母親，首先有責任把自己生給社會的孩子——新血液培植起來。這是人類社會的一件大然任務，培植革命後代，更是光榮的革命事業之一部份。因而這是黨的工作，不是枷鎖。沒有小孩的人應把這些母親與小孩看成和自己事業有密切關係的部份，要重視他們，不應當把他們看成對公家無益的負担而厭惡他們。相反，革命者都不生兒女，才是嚴重問題。如果不是戰爭給我們造成了許多困難的話，我們是應當獎勵生育的呀！

（三）如何解決自己的問題

母親中的某些苦悶我們應當予以同情，因為確實有些使他們不快的論調，但母親中某些不大令人滿意的現象，也值得提出來大家檢討一下。有些人不學習、不看報，甚至不過組織生活，但卻有時間為了一針一綫的小事彼此鬧意見，背後論是非，眼光多放在比物質生活、比有無東西上，而不向那些刻苦耐勞、積極工作的同志們看齊，有可能而且應該參加的工作不參加，返回頭又埋怨組織上不解決自己的苦悶。出不了氣時便打孩子，類似的現象大概還有吧？我希望母親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再不能讓這些缺點繼續發展下去了。

我們提議母親們主動的解決自己的切身問題，雖然組織上有責任解決母親們的困難。

第一、孩子要帶，這是黨與社會工作的一部份，輕視這一工作的思想，是小資產階級的狂妄病，是不正確的。

但要帶得合理，家庭中媳婦有小孩的，祖母、姐妹，可以互助，因而不妨礙她作家事，我們過的是集體生活，最好組織自願原則下的互助變工，乃至小型的托兒所，以便母親抽出部份或全部時間工作學習或生產。（此請參看石柘子互助托兒所的報導，雖然它目下尚有一些缺點和困難，但其克服困難的精神是值得學習的。）（石柘子托兒所的報導，明日刊出——編者）

第二、實事求是，打破幻想，自覺的為革命事業服務。不能說有小孩就一點工作也不能做了，問題在於有些母親眼中找不到工作，或者以為作工作一定得組織上委以某種名義，落名譽作了誰知道呢？不知道革命者有責任每小時作每小時的革命工作，不論大小作了就是革命事業整體中的一部份。比如許多住鄉下的母親，如有互助變工組織，每人每日起碼可以抽出一兩個鐘頭，做農村文化教育、婦嬰衛生、組織婦紡等工作，但要虛心踏實，刻苦耐勞，有恆心。

這裏必須說到，土改中有不少女同志是帶着小孩做工作的，而且作得很好，興縣二區已有幾個村有女村文書，她們也是用小孩變工方式去做的，她們應該受到獎勵。

住在機關的母親們，首先應把對事務人員的教育工作担負起來，共他當視能力及可能而定，有些人以為作這一工作似乎地位不夠高，千萬應該承認自己這種思想是太壞了，目前這一工作在機關裏是很重要的。

第三、加油學習，萬一不可能參加任何工作的人，應當每日抽出一部份時間來學習，文化程度太低的人要努力識字，有人說我帶上孩子學習不上，還是因為自己不曾組織時間，或者思想上懶惰。想想看，連讀報的時間都沒有嗎？連文字的學習都不搞，那是會更落後的。

第四、生產，這方面母親們有若干成績，不能工作者千萬不要鬆下去。

總之，母親們要想解除自己精神上的若干苦悶，要靠自己，不要等待。站起來，努力前進，作新型的革命女性！

小善村婦女的翻身運動

高楓

小善行政村所屬二十一個自然村，是在興二區南邊的山溝中，在文化上是很落後的。但在抗戰中，以至歷年來羣衆運動中，我們在這裏開展了婦女工作，打破了「婦女是下賤的，只會穿衣吃飯，縫衣補爛，不會辦事」的看法。經過了各種鬥爭，發動與組織起了婦女，參加了各個時期的運動，婦女們從歷次的羣衆運動（村選、減租、土改、生產、參戰等）中覺悟起來了。現在連老漢們也說：「婦女還是能辦事的。」大善支點選舉區代表時，六十八個選民，就有四十二張票選舉婦女郭花兒，人們說：「郭花兒四三年領導咱婦女紡織，鬧生產，有辦法哩。」

土改中，農民婦女同志和男人一樣的鬥地主。魏家崖婦女跑上七里地到馮家莊參加鬥爭地主大會，痛述她的苦情，直到深夜，和男人一樣的渡河，返回自已的家，小善婦女在鬥爭地主中參加了各種工作，每晚和男人們一樣到會，直到會完才走，並積極的提出了她們的意見。現在大、小善等村紡織、派軍鞋，完全是婦女會領導。大善白堂弟的兒子被選為招待員，但他兒子在油房工作，所以招待派飯，就由白堂弟（女）担任着。

現在農村中婦女的覺悟是提高了，任何人不能輕視她們了，魏家崖婦女在農會上批評男人們：

「在鬥爭地主時，我們和你們一塊鬥爭，現在分配果實，你們不要我們了?!」

男人們還辯護：「你們要做軍鞋，來開會怕你們誤了。」

女人們說：「開會是耳朵聽、嘴說，又不是手說，我們現在還拿着鞋做，怎就能誤了開會？」男人們向婦女們認了錯。

在經濟上她們已開始逐步在獨立的担負着解決家庭的生活問題，幾年來的婦女紡織的收入，幫助解決了家庭的困難。大善李紹北參軍走後，家中只有個他女人、兩個小孩子，這二年就是靠着女人紡花織布生活，自己覺的織布變下工，別人給她種地。

除以上所述外，今天村中婦女中還有一部份婦女未覺悟與組織起來，原因是：一、工作團未同做男人們工作一樣去重視與發動組織婦女；二、羣衆中遺存的輕視婦女的不正確的看法；三、幾年來被封建社會所壓抑與麻痺的婦女們一時難以擺脫這種束縛。

「三八」感言

李放

連日來，我不時地回憶着去年、前年、大前年……的「三八」節，這已逝日子的一切轉變，心裏興奮的熱血在滾滾地波動着。

記得日本投降後的第一個「三八」節，那時我們太原的女同胞會以狂歡的心情來紀念她，但相反地，使我們一切合理與正義的希望，都被蔣介石、閻錫山撕了個粉碎，當時我被迫失學，接着就是失業，因一般女職員的生活是相當慘苦的，然而就在這窮污的無情的環境中，我們這些無辜的青年還要隨時遭到特務傢伙的威脅與迫害！……。

來到解放區以後，兩年的生活中，使我深刻地體驗到只有在解放區我們婦女才能翻身解放，才能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真正平等。如在中陽，那是經過閻匪統治的區域，很多婦女的丈夫，都在閻匪「兵農合一」的暴政下，抓去當了常備兵，她們在家還要交公布、公鞋等苛重的負担。像宵樓村霍霖，她有一個健壯樸素的身體，從小在娘家就放牛放羊，出嫁後仍常和丈夫到地裏去作務莊稼，有時鋤地一直到月兒上西山時，才摘上些云瓜角角和丈夫相偕回家，但這美滿的光景，被閻匪拆破了！她丈夫被抓去當了常備兵，她帶着一個離不開懷的孩子，為生活逼迫，她不得不出賣肉體來嚼延生命。土改中她分到了土地、窯洞、糧食、棉衣，她有了生產資本，她以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她才翻身了。

大武婦女在土改中，更積極的湧入鬥爭熱潮裏，打垮了壓在她們頭上的女地主惡霸王莉彪、「萬人愛」等，搶忙時，男子上地，婦女們就分配地主的浮財；在支援前綫上，婦女功績尤大，九月，前方戰士需要棉衣緊急，大武婦女八天內完成二千八百套軍衣，李英娥的母親，將棉花絮勻，還要放在箱底壓得平平地，自己穿時，脊背上是縫五行行，把軍裝縫成七行行，她並親切的對人說：「咪兒也在前方打頑固，反正不是他哥哥穿，就是他兄弟穿。」更令人感奮的，是邊區各地響應興縣楊家坡行政村農會決議廢除買賣婚姻，這是我們婦女的光榮。也是我們婦女在共產黨領導下，和封建制度血淚苦鬥的成果。

婦女要節省

何娟

女人的杓子把，
管斷男人的路，
一頓當管一擱，
三天少了一把。
女人的杓子頭，
賽過一條牛，
糧頭草料好計算，
甕口管口淺深淺。
跌下年成要節省，
杓頭杓把最要緊，
女人管着全家事，
渡荒救死責任重。
賴年頭吃些糠粃，
好年頭粮食滿囤。

毛主席指給我們光明道路

女工張貴春

眼看着婦女解放的節日來到了，我心裏真高興，但是回想起過去來，我是很難受的，我在舊社會一直過了十七年的痛苦生活，我父親年青時在鐵路上當工人，但年老後不能勞動，家中剩下我們母女五人無法生活，母親就給人家做點針綫，我姐妹們就在集寧工務段找了工作。在這當中，我姐妹們受盡日本人的氣，我的工作是每天掃地倒水，一時聽不懂話，不是打就是罵，不給吃，怕餓肚子。日本投降後，自己想中國軍隊來了一定好，但傅作義來後，我們作了兩個月工作，不給我們發錢，家中沒有吃的。集寧被我軍解放後，不到三天，就給我們全體工人和老百姓發了救濟糧和布疋，又把我介紹到電氣段當電話員，我姐到張家口入了學，這時我很高興，又很奇怪，這是什麼軍隊？為甚麼對我們這樣好呢？領導人還給我們上課、談話、講男女平等，窮人翻身等。「三八」節開紀念會時，我也去參加了，可是還不知道是婦女解放的節日。開會時，我看到會場裏有好多老百姓婦女，衣服很好，可是都是喜笑滿面，我當時非常驚奇，過去別說老百姓參加會，就是連這房子也不讓進的，現在不但來開會，還自由講話。

前年我們從前方回到後方來以後，老百姓對我們實在熱情，就和一家人一樣；同志們也和親姐妹兄弟一樣，經過幾個月的時間，深深的感動了我，和傅作義統治的地方、舊社會比起來，這裏是天堂，那裏是地獄。

我學習了一個時期後，已分配了工作，過去我對國家事甚也不懂，今天懂得一部份了，文化上也提高了，生活上自由愉快，男女平等，去年紀念「三八」節開會時，我才了解到婦女翻身。回想過去，想到現在，自己已經走上了光明道路，這光明道路是誰指給的呢？是誰領導我們婦女翻了身呢？那不用說，是咱毛主席、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